

Great Ages
of Man
伟大时代

信仰时代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时代 / [美] 弗里门特, 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刘毅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10

ISBN 7-80128-614-6

I.信…

II.①弗…②时…③刘…

III.欧洲—中世纪史

IV.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805 号

京图字: 01-2004-5605 号

Copyright©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Direct Holdings America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Publisher) Direct Holdings Holland B.V.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61 64924716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印刷总公司北京新华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16 11 印张

字 数 198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信仰时代

安妮·弗里门特

(ANNE FREMANTLE)

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刘毅 / 译



中国言实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封建制度的兴起 7

图片故事：农民的劳作日历

2. 教会之光 29

图片故事：拥有虔诚教友的宗教团体

3. 十字军东征 53

图片故事：危险的心灵旅程

4. 新兴的城市阶层 73

图片故事：商业繁盛的城镇

5. 知识分子的历险 95

图片故事：骑士阶级的形成

6. 信仰而生艺术 119

图片故事：皇后的教堂

7. 民族国家 141

图片故事：甲冑下的战士

8. 变革之风 159

图片故事：永恒的纪念碑

前言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信仰可以说是中世纪的代名词。教堂确实是那个时代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景象，当时最伟大的诗人的诗歌所描绘的都是关于地狱、炼狱和天堂；十字军的东征是联合起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惟一机会；那时也有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但不可知论者却不复存在或是已经销声匿迹；教会人员在数量上超过以前，而且在政治、经济、哲学及其他学术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把“信仰的时代”这个传统的定义烙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错，它确实也让我们想起了中世纪的许多其他东西。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世纪都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时代。只要关注民族文化成长及其对西方文明的构建，就肯定会注意到欧洲文明正是诞生于中世纪。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欧洲最南端的地中海沿岸，然后传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北非和小亚细亚较英格兰更受这种文明的影响；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兰却留在这种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外。源自巴勒斯坦的“基督”一词，让罗马皇帝赋予亚洲的行省许多荣耀。中世纪之初，日耳曼人横扫罗马帝国，将欧洲一分为二。不久，一群传教士、军人和商人开始向帝国之外的欧洲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进军。欧洲之外的异教徒走进这个基督世界，阿拉伯人从基督教世界拼死争取来的土地成了这种信仰最初的失败或胜利的见证。

正如我们所知，欧洲文明的范围还包括后来的美洲和其他的欧洲“海外省”。我们应该反省一下中世纪时拜占庭和罗马帝国和教会之间的手足相争带来的东西分裂。但宗教和帝国也给了欧洲国家一个难得的统一机会，因为当时的封建主义和城镇自治粉碎了所有建立集权政治和统一国家、地区的企图。欧洲就像是各种织物编成的拼花，而不是一个单调的平面；它是各种自治的集合，而不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压路机。这就是中世纪伟大之所在。

中世纪开始时，欧洲是一个并不发达的地区，而在13世纪到来时，他们却完全可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骄傲。这些巨大的成就一部分承自古欧洲，一部分来自东方，但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欧洲人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人是历史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历史发展的关键也在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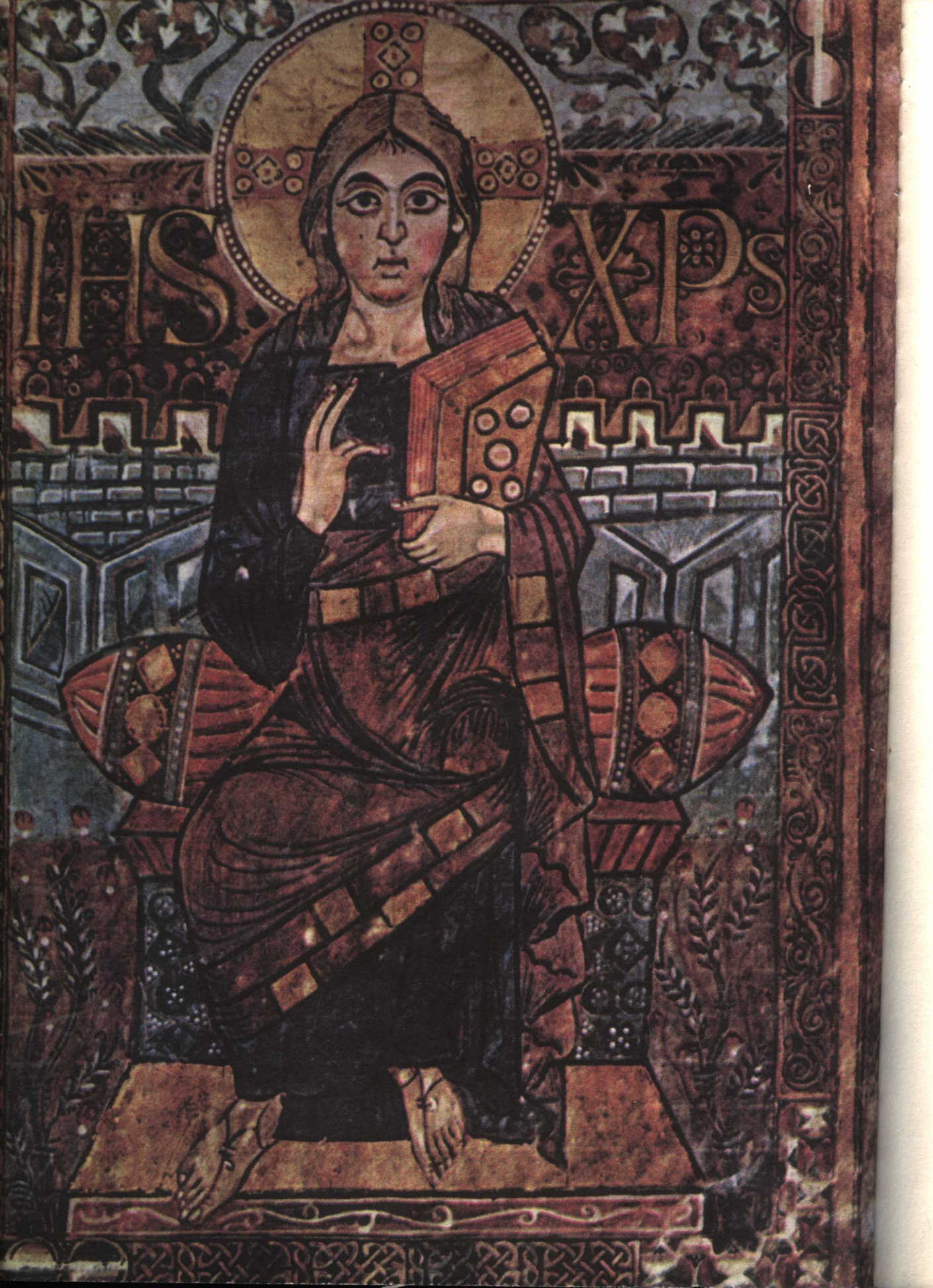
大约一千年前，就在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中世纪欧洲开始了它的发展之路。当时，聪明的人们创造了更好的耕作方法、更方便使用的工具，并开始有效地转移居民。商业（古欧洲第二大行业但在中世纪之初贸易量锐减）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但成绩引人注目；现代银行及公共财务和会计制度已初步建立。

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相辅相成，一荣俱荣。在一流的大学里，中世纪时的文化在平民、医科学生、律师和思想家们中间传播；商人和传教士千里迢迢前往中国和热带非洲；手工艺人造出了眼镜，让年老的学者们也能读书写字；酒精的出现让人们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奴隶在古时和中世纪早期曾被认为是支持自由世界的必需，但此时也基本看不到了；有些地区已经取消了农奴制度，另外一些地方也减轻了他们的赋税。获得自由的人们开始与政府讨价还价，甚至敢于和国王叫板。

安妮·弗里门特长期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徒生活，用新颖的思维方式和准确的语言勾出了这篇文章的主线，来看看她眼中的中世纪盛宴，将会是一种享受。

罗伯特·S·洛佩兹

耶鲁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主席



1

封建制度的兴起

西方历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时代，已经过去 500 多年了，而中世纪的发达的文化却传播至今，且不断地被发扬光大。今天的欧洲人同他们中世纪的祖先一样，在同一个市政大厅里交税，在同一个议会大厅里投票，也会在同一个市场做买卖，在同一条街上兑换外币；在同一个城堡中漫步，在同一所大学里学习；在同一个钟声下生活，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

甚至对于那些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观光的游客来说，中世纪的烙印也是随处可见的：他能够在查特修道院镶嵌着蓝红玻璃的窗子里看到，他能够在卡尔卡松高高围起的城垛里看到，他能够在纽伦堡半木结构的房子里看到，他也能在佛罗伦萨的伯特维奇看到；他在诺丁汉喝淡啤酒的小旅店，是公元 12 世纪东征的英国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时路上解渴的地方；他在西班牙圣地亚哥过夜的旅馆，是由资助哥伦比亚探险的国王费尔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建造起来的；在比利时的爱普莱，他看到人们正欢度的一个节日第一次被大家庆祝是在公元 960 年——当时人们把猫从塔楼里扔出去，示为决心放弃异教，全心全意侍奉耶稣（遵从现代的习惯，活猫已被玩具猫所代替）。

除了这些可以看见的物质遗产以外，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许许多多的机构都是中世纪时建立的。审判时的陪审团、选举时的代表团、中产阶层社团、大学、银行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有的这些都能在中世纪找到他们的根源。这个时代，夹在伟大的罗马时代和辉煌的文艺复兴之间，它似乎是一次历经千年的沉睡。

中世纪开始于公元 5 世纪下半叶直至公元 15 世纪上半叶，“中世纪”这个名称是后来那些追求精神解放和进步的人们为那个时代贴上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名词预示着古典时代的文明之光在重新被点燃之前投向地面的一个浓重的阴影。但现代历史学家已经摒弃了这种概念。在那个时代，许多陷入了黑暗，但也有很多被激发出来。复音音乐、教堂建筑、但丁和卜伽丘的巨著、乔托和弗拉安吉利科的作品，都是这个时代文化的产物，这些都预示着文艺复兴的到来。

确实，但丁优美的抒情诗后面却是大量目不识丁的民众，富丽庄严的哥特建筑下面是肮脏简陋的茅屋。中世纪就是这两种极端的结合——腐败与纯洁，无知与博学，野蛮与侠义，令人发指的酷刑用具和异常精美的艺术作品。

中世纪的各种矛盾远不止于这些。当时的欧洲在政治上几乎没有统一可言。它也有国王的继承，也有朝代的更替——梅罗文加王朝、查理曼王朝、开佩蒂王朝、奥托曼王朝、霍亨斯陶芬

无上的基督

基督是中世纪艺术的永恒主题。基督的右手正予人祝福，而左手拿着福音书。这幅图来自专为查理曼大帝而制的手抄书。

王朝。但统治者对权力的把持总是短暂的，他们统治下的王国也不甚安定。这些统治者之中只有查理曼较长时间地掌控了权力，并将广袤的大陆变成一个帝国。对于中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是陌生的。人们的世界是狭小的，他们一辈子只对自己的领主负责，除了自己地区的方言，对别的一无所知，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地方的人打交道。

然而，虽然中世纪的人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相通的，即对基督教的信仰。客观上虽然分裂，主观上中世纪欧洲却共同享有一笔精神财富——罗马教皇领导下的半人半神的实体，即基督教会。这个实体从来就不是以静态存在的，而另一种非常伟大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力量始终需要一个外力来激发。他们从基督教手中夺回了东地中海沿岸那些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曾经在5个世纪中控制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将其完完全全地作为基督教的战利品，直到中世纪快结束的时候。

但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无论各个国家地理范围如何变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始终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这个整体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在教皇同皇帝或国王或贵族们的斗争中经常遭受破坏，这种破坏又经常影响世俗生活。整个欧洲只有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人不接受它的洗礼，那么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任何人一旦被逐出了教会也就失去了自己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同时也是这个教会，为那些心灵备受煎熬的人们提供了避难所；正是这个教会规定了穷人不必要像富人那样斋戒，并在星期天免除奴隶的劳动；也正是这个教会为穷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也正是这个教会是当时提供教育的惟一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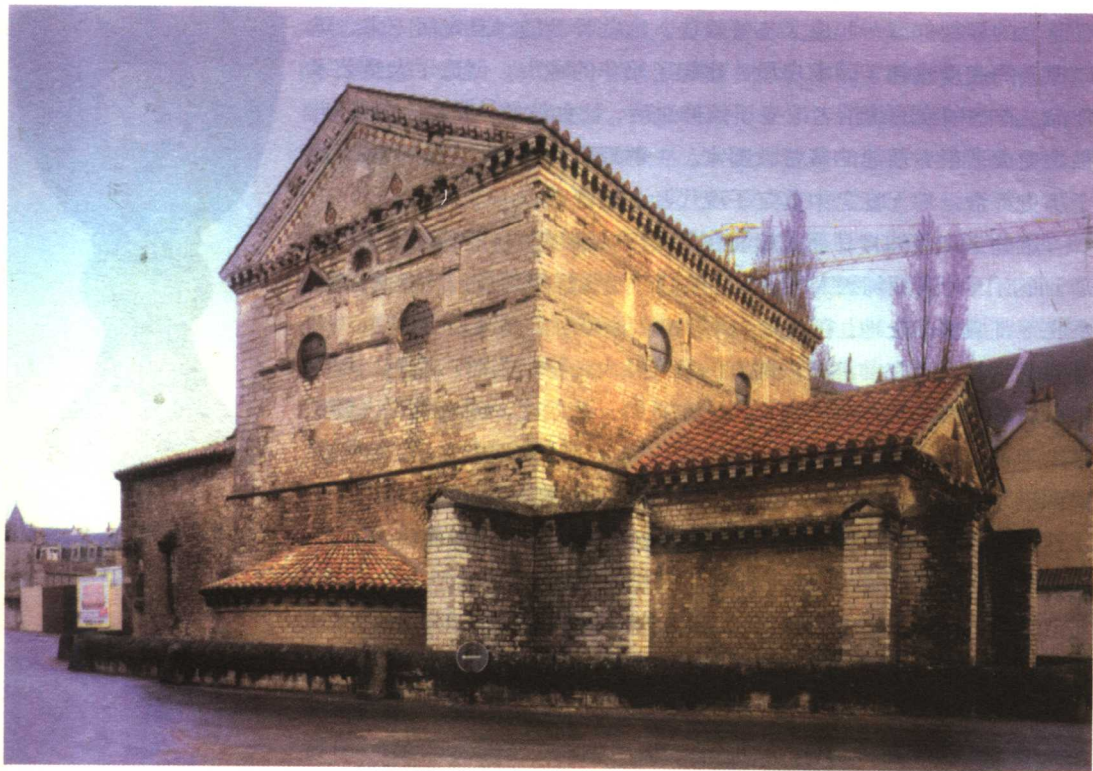
教会对人们日常活动的控制并不亚于它对精神的控制。许多国王或皇帝的身边都有高级教士陪伴：查理曼有阿尔昆，英格兰的埃德加有邓斯坦，西弗兰克伯德的查尔斯有约翰·斯科特·埃利济纳。因为



信仰时代——欧洲中世纪



中世纪包括公元5世纪下半叶到公元15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它始于古代结束之时，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作为标志，结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黎明。中世纪标志着西方最终进入基督教时代。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虽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伊斯兰文明却于公元6世纪开始在中东地区出现，而从公元10世纪开始，统一了的中国在来自外来民族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广泛的跨地域贸易，带动经济繁荣，并随着成吉思汗西征而将远东及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文明带入欧洲，促成欧洲的文艺复兴，将欧洲重新带入繁荣和发展。



圣·让教堂

墨洛温王朝时期所建，是法国历史上此时期少见的罗马风格的建筑。

王冠的主人有时和这个王国里最低贱的人一样一字不识，比如查理曼大帝，他的帝国东起易北河西到亚得里亚海，从多瑙河畔到比利牛斯山都是他的领地，而他却不得不把写字板塞在自己的枕头下面，随时练习拼写字母。阿尔昆和别的大臣一样侍奉查理曼大帝，同时也扮演教师和顾问的角色。

正是因为这种教育功能，教会保留并发扬了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即使在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之后，历代教皇依然留在罗马城中，教会和它的代言人因此成为连接现实和过去的惟一纽带。在众多的遗产中，拉丁语是其中之一，还有对文字的尊重，对保存下来的文物一种崇拜——这都基于古罗马的一种观念，即“写下来的才能长久”。

从一开始，基督教就强调个体的价值，因此中世纪社会为每一个人安排了位置。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责任，当然也有自己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小心地记在英格兰庄园的名册中，法国修道院的账本中，还有弗兰德斯或意大利小镇的底账上和日历中。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特有的生活，我们也因此有可能得到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被称为“中世纪”的10个世纪能够大略地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充满了纷争，死气沉沉；而在后一时期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和

征服它的异教部落一起成了基督教徒。这些异教徒一旦定居下来，就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砖木房屋，建起了繁华的城市，创造了大量艺术作品。有些国家的统治者改变了信仰之后，比如波兰、丹麦、匈牙利，很快变成了很有前途的基督教国家。一群野蛮人在刀光剑影中闯到这个历史舞台，却无意之中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

这些未开化的日耳曼人起初在莱茵河—多瑙河与罗马帝国之间游荡，而后因为亚洲匈奴人的进攻，他们开始骚扰罗马帝国，烧杀抢掠，疯狂地征服新的土地。在公元410年和公元455年，他们甚至两次洗劫了罗马。就像现在非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壮大一样，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很多新的混合的民族——西哥特、东哥特、法兰克、阿勒曼尼、勃艮第、朱特、盎格鲁、撒克逊、伦巴第。攻克了这些地方之后，他们又向西进军——意大利、高卢全境，领土最北到达了不列颠，向南到达了西班牙和北非。定居下来以后，东欧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阿瓦、马扎尔、保加利亚。

野蛮人最后的胜利简直是历史的一大讽刺。日耳曼部落起初丝毫没有破坏罗马文明的意图。罗马的主人们甚至去迎接他们，并请他们击退后来的侵犯者；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还被任命为将军；有时野蛮人还唤醒了人们的同情之心。公元5世纪的一位基督教作家写道：“哥特人爱撒谎却朴实，法兰克人爱撒谎却慷慨大方，撒克逊人粗鲁……我们却不得不赞许其道德……罗马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呢？甚至野蛮人都比他们纯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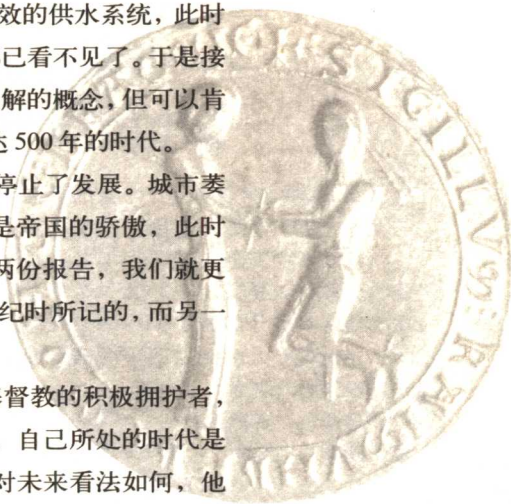
刚刚出现的希望正慢慢地在破灭。罗马虽然因为内部的腐朽而不堪承受外界的压力，但依然希望能够和以前一样将外来者同化。然而事实却是野蛮人横扫罗马。如今，再也看不到曾经得意洋洋地横穿大陆到最远的地方去视察的总督们了。他们曾经介绍的很多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奢侈品——热水洗浴、中央供暖、集中排水、有效的供水系统，此时这些也不见踪影。伟大的罗马文明之光在全欧洲都已看不见了。于是接下来的时代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虽然是个被普遍误解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一个长达500年的时代。

公元5世纪—公元10世纪，这时的欧洲几乎停止了发展。城市萎缩成了小镇，城镇荒废成了土地。砖铺的地面曾是帝国的骄傲，此时却成了满是车辙不能通行的小道。如果对比如下两份报告，我们就更能看到这其中的变化是多么巨大：一本是公元3世纪时所记的，而另一本是公元6世纪的。

时间较早的报告的作者是个日耳曼人，一位基督教的积极拥护者，也很可能是“中世纪”这个词的创造者。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古典时代到未来大同世界之间的转折期。不论他对未来看法如何，他



塔西洛圣餐杯。



对现状是非常不满意的。纵览这个帝国，他写道：“欣欣向荣的农场里堆满了可怕的垃圾，富饶的土地上长满了树木，羊群家畜使野兽没有了容身之地，大块石头被清走了，沼泽已经排干了，大的城镇不断侵占村庄的土地。人口稠密，四处望去全是人；我们把这个世界挤得满满当当。”

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意大利已经变得相当荒凉，以至于200年以后这些阴暗的记忆依然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鲍尔执事在他的报告里回忆道：“羊群独自在牧场里走动，你可以看到别墅和城堡，但在里面却都不闻一言，这个世界好像被带回到最开始的静止状态，地里没有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牧羊人的口哨声，好久没有丰收的喜悦，人类的家园已经变成了野兽的住所。”

鲍尔描述的静止状态已不仅仅指社会的停滞不前，而是一种恐怖、饥饿与疾病随时威胁着中世纪早期的人们；远近的敌人始终是一种威胁，还经常变成一种现实的骚扰；法律与秩序，罗马帝国制度的这两大支柱已经轰然倒塌，个人的安全只能依赖于地方首领的强大。这种生活方式在欧洲的版图上也有所体现。中世纪早期的村庄只是一个个小茅屋的集合，集中在领主庄园的周围，孤零零地处在旷野中，从外村进入只能通过很窄的小路。

人们需要为自己获得的保护支付一定的费用。过去，农民在自己的农田或是葡萄园劳作，但现在他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类不动产的所有权，失去了可靠的收入保障。为了回报领主的保护，他们不得不变成领主的农奴，依附于他们生活。农奴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相互之间也有区别。首先是处在最底层的雇工，只有3英亩~4英亩的土地可以耕种，而且还需要到领主家中做仆人。其次是佃农，他们能够耕种40英亩的土地，还能从领主的泉里取水，从树林里捡柴禾。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星期中都有几天必须到领主的地上干活，还要交纳一定的粮食。

一个完全依靠农业的经济即使是在最好的年景也是不稳定的，在中世纪的早期，这甚至是危险的。欧洲大陆的大片土地依然荒芜，在北部漫长的冬季里更多的土地完全被水浸透，可以耕种的农田却没有完全被开发。妇女们多有地方病，也毫无地位可言。所有的宫廷成员——国王、王后、教士、大臣，在消耗完一个领地的储备之后又前往另一个领地，如此反复。有时当地的贵族不得不吃他们在自己领地里猎得到的战利品——农奴无处可猎，有时，不得不在领主的领地里偷猎。这也是领主对偷猎的农奴惩罚异常残酷的最主要原因。而养活一个王国的重担当然压在了做牛做马的农奴身上。

弗兰德斯绘画反映了中世纪时期典型的庄园生活：庄园主正在与总管商量事情，农民们有的在锄地，有的在摘葡萄，还有的在修剪葡萄枝或榨葡萄汁。



农奴的负担沉重，领主对其要求又相当严酷的。每一个农奴都必须为领主完成两项劳动：一是农田劳动；二是家务劳动——挖沟、伐木、修路、施肥以及别的杂活。一般有 900 英亩~3000 英亩农田的庄园需要大约二三十户劳力。每英亩土地都需要农奴来耕犁、播种、收割，还要干大量的杂活，以显示他们对领主保护的感激之情。

撒克逊作家、文法学者阿尔弗里克在他的《讨论》中记述了农奴们的生活：“那么，农夫，你一天都干了什么？”“噢，先生，我干得非常卖力。天亮就出发，赶着牛到了地里开始耕种。”“你有妻子吗？”“我有个儿子，他用棒子赶牛，现在天气冷他还得喊叫吆喝，嗓子都哑了。”“那工作辛苦吗？”“是啊，确实是个很累的活。”

农奴每日劳作，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领主还要收人头税、收入所得税或是建造面包房、磨坊、酒坊的税收。如果要想和另一个领主的农奴结婚，他也得交税。当然他还可以指望死后领主能够收回他那可怜的茅屋。

摆脱农奴的身份是可能的，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很常见。中世纪晚期一句俗语说道：“城市的空气才是自由。”一个奴隶如果能够跑到城市，在那儿呆满一年零一天并交了城市的税收，就能够获得自由身份。领主也能够直接给予农奴自由的身份，但都得过一段时间这一承诺才会兑现。一个雄心勃勃的农奴也可以利用节日这些本该休息的时间辛勤劳作，在完成向领主缴纳的定额之后将剩余的鸡蛋、蜂蜜、猪、鸡送到市场上，慢慢地攒钱，最后获得自由。



欧洲中世纪历史大事记

-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 ◆公元 5 世纪末~6 世纪初，法兰克人古代习惯法汇编《萨利克法典》完成。
- ◆公元 5 世纪末~6 世纪中叶，日耳曼人东哥特王国时期。
- ◆公元 5 世纪末~10 世纪末，法兰克王国时期。
- ◆公元 5 世纪~15 世纪，西方流行中世纪美术。
- ◆公元 527 年~565 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位。
- ◆公元 528 年~533 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敕命编纂《民法大全》。
- ◆公元 532 年~537 年，圣索菲亚教堂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建成，为拜占廷建筑的代表。
- ◆约公元 570~632 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世。
- ◆公元 590 年~604 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制定天主教会祈祷歌曲“素歌”，史称格里高利圣咏。
- ◆公元 687 年~1797 年，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时期。
- ◆公元 7 世纪~9 世纪，“伊斯兰法系”形成，兼具宗教和道德规范，为穆斯林所遵守的基本生活准则。
- ◆公元 7 世纪~11 世纪，西欧使用银便士或银丹尼尔，形成镑、先令和便士的货币体系。
- ◆公元 726 年~843 年，拜占廷发生圣像破坏运动（中断 26 年）。
- ◆公元 751 年，矮子丕平当政，建立法兰克加洛林王朝。
- ◆公元 756 年~1870 年，教皇国时期。



圣约柜、小天使和上帝之手以及两身大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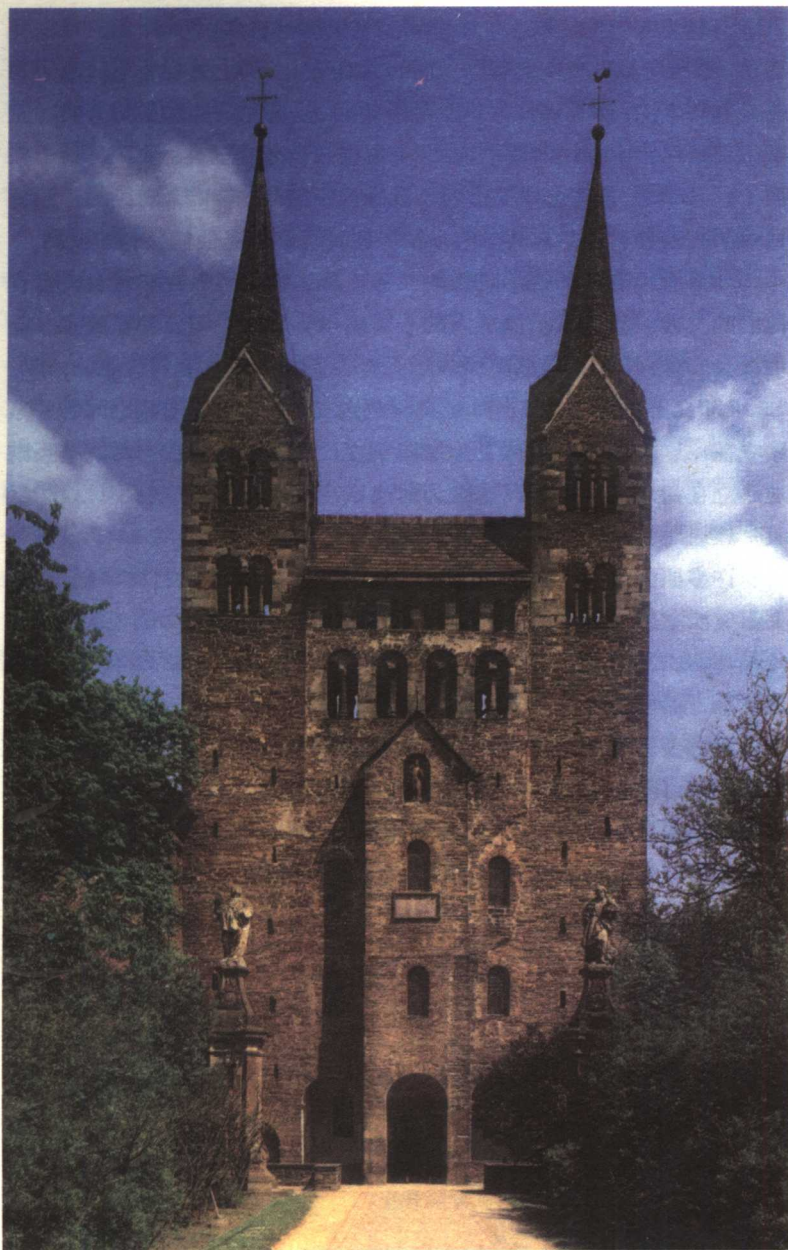
节日为农奴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喘息机会。期间，他们可以赛马，唱唱情歌，在花束装饰一新的五月节上嬉戏，去观看巡回剧团的面具歌舞表演。然而这样的休息是短暂的，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还能期待什么呢？中世纪的俗语说：“上帝把人类分成三类：农民、骑士和教士。”如果上帝是这样安排的，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农民的责任就是养活教会和贵族，对其余的事情，保持沉默则是他们仅有的权利。

如果农民有养活统治阶级的义务，那么统治阶级自然对农民也有他们的义务。教会人员满足人的心灵需求；贵族们需要管理国家、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在贵族阶级内部又存在着复杂的权利与义务的分工。“等级即义务”的观念在当时是有深刻含义的。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庄园之上，所以称之为庄园制度；而贵族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则是建立在封地之上，所以称之为封建制度——高级贵族将土地授予低级贵族或是侍从，得到的是他们的拥戴和效力。

许多原因促成了封建制度的兴起。在早期的部族被打破、家族血缘关系变淡之后，地理的亲缘关系则变得更重要了。两个人的土地如果彼此相邻，那么他们紧密结合自然能够更容易地抵御外来的入侵。因为缺乏货币，那时的欧洲人主要以物物交换为主，提供服务当然也是如此。

双方会签下文书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双方承诺的不可侵犯。这种联合通常会有一次非常正式的效忠仪式，低级的贵族将双手放在他的主人手中，而高级贵族则会吻对方的唇。高级贵族不仅给予低级贵族一些封地，保证在敌人入侵时给予保护，还需要解决

- ◆公元787年，拜占廷帝国女皇伊琳娜制定22条教条，严禁收藏异端书籍，为外国明令查禁异端书籍之始。
- ◆公元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查理帝国一分为二。
- ◆约公元9世纪末，西方最早的复调音乐“奥甘农”出现，标志欧洲多声部音乐开始萌芽。
- ◆公元1073年~1085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位，进行教会改革。
- ◆公元1096年~1291年，十字军东侵。
- ◆公元11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出现。
- ◆公元1163年~1250年，法国建巴黎圣母院，为早期哥特式建筑代表。
- ◆公元1187年~156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
- ◆公元1204年~1261年，西欧十字军建立拉丁帝国。
- ◆公元1229年，天主教会设立异端裁判所。
- ◆公元1254年~1278年，神圣罗马帝国空位时代。
- ◆公元13世纪后期，西欧普遍出现手工业行会。
- ◆公元1337年~1453年，发生英法百年战争。
- ◆公元1347年~1353年，黑死病（鼠疫）流行欧洲，死亡约2400万人。
- ◆公元14世纪~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科尔韦隐修院老教堂西立面。

一些土地上的争议和问题。而低级贵族则须发誓将终生完全效忠自己的主人。这种情况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毫无不妥之处——骑士、男爵、伯爵、公爵、国王、皇帝，一个封臣会有他自己的封臣，同样一个主人又有他自己的主人。中世纪后期最大的贵族，香槟伯爵有许多封臣，而他自己又对圣丹尼斯修道院、兰斯主教、勃艮第公爵、法兰西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效忠。

低级贵族主要在民事、财政和军事上效忠主人。他需要参加主人的法庭，帮助他主持公正，也要作为法官之一参加对另一位封臣的审



这只制作于12世纪的珐琅质小匣子上描绘了狩猎和求爱的场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情调。

判。在获得领地时，他需要向主人交纳一笔费用（中世纪后期，如果将土地易手也需要另交费用）。如果主人和他的扈从路过他的领地，他需要安排好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是，他的军队应该为领主效力，不论是保卫城堡还是阵地战，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他就应该全身盔甲、骑在马上率领着由自己领地的人组成的部队出现在战场上。队伍的标准人数按照各个领地的规模大小来计算，由每个封臣自己来组织。这些战士的战斗力是整个封建体系的核心所在；骑士——在法文中意为骑在马背上的人——是这个体系的支柱。

这种封建体系在公元732年10月法国南部布尔日的7日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场伟大的战争的双方是新皈依基督教的法国人和入侵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大多数法国军队是步兵，而阿拉伯人都骑在马上。法国人坚定地站着——一位目睹此景的人说道“像一堵墙一样”——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阿拉伯人高度的灵活性以及一种新装置——马镫的使用让他们能够在马背上进行战斗，这给法军的主帅，即查理斯·马尔特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位主帅很快从战争中学到了很多，他下令手下应该为自己配备马匹、马镫、盔甲以及一些必需品作为对自己安全的投资。一旦装备齐整，他们才能够安全地去战斗。骑士们需要金钱来支付这些费用，于是马尔特收回教堂的土地，分给他的骑士们。马尔特的措施在理论上非常完美，但因为实施没有连贯性，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布尔日一役不仅加快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使西方战争从步兵时代走向骑兵时代，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也是一个转折点——曾令人胆寒的伊斯兰军队后来再也没有如此深入地进入到欧洲腹地，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非洲皇帝的带领下，他们依然骚扰欧洲南部的边缘地带并牢牢地把持了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岛屿，但欧洲腹地再也没有被他们染指。

然而来自其他地方的各种威胁依然存在。布尔日没有对众多民族间的分分合合立即产生影响，而在中世纪早期这些问题也困扰了大家很长时间。但不管怎样，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稳定必将来。很快这丝希望变成了现实。在马尔特的孙子查理曼的带领下，人民获得了5个世纪的和平生活。无论什么时候，查理曼都是值得纪念的人物。在他的时代，他是独一无二的。

查理曼大帝高大英俊、金发碧眼，身高足有6英尺4英寸，鼻子高挺、眼睛有神、声音洪亮。他的秘书英吉哈德的回忆录相当公正，里面就写道，查理曼脖子很短而且“腹部突出”，但这些缺点被他合乎比例的身材和敏捷的动作所掩盖了。他步伐轻快，剑不离身，束身外衣镶着银边，穿着吊带长袜、水獭和紫貂皮的上衣和蓝色的外套。他日

